

<<北方的河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北方的河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6057180

10位ISBN编号：7536057180

出版时间：2009-8-1

出版时间：花城出版社

作者：张承志

页数：234

字数：15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北方的河>>

内容概要

本书收录了张承志的两篇代表作《北方的河》和《黑骏马》。

《北方的河》通篇就是一首抒情诗，作者用形象化的语言，向我们展示了雄浑、壮阔、绚丽的“北方的河”。

《黑骏马》以辽阔壮美的大草原为背景，以一首古老的民歌《黑骏马》为主线，以舒缓的节奏，优美的笔法，描写了蒙古族青年白音宝力格的成长历程，以及他和索米娅的爱情悲剧，抒发了作者对草原民族的深情。

这两部小说辽阔，深邃，恢弘，充满了强烈的人生信念和理想主义色彩。

<<北方的河>>

作者简介

张承志，原籍山东济南，穆斯林。
1948年秋生于北京。

高中毕业后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插队，放牧四年。
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。
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历史语言系。
历史学硕士。
曾就职于中国历史博物馆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、海军政治

<<北方的河>>

书籍目录

北方的河黑骏马初逢钢嘎·哈拉二十八年的额吉《黑骏马》和草原的大学大地和青春的礼赞《黑骏马》中的人生张承志创作年表

<<北方的河>>

章节摘录

北方的河 张承志 我相信，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：那时，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、思索、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。

但那时我们也将为自己曾有的幼稚、错误和局限而后悔，更会感慨自己无法重新生活。

这是一种深刻的悲观的基础。

但是，对于一个幅员辽阔又历史悠久的国度来说，前途最终是光明的。

因为这个母体里会有一种血统，一种水土，一种创造的力量使活泼健壮的新生婴儿降生于世，病态软弱的呻吟将在他们的欢声叫喊中被淹没。

从这种观点看来，一切又应当是乐观的。

1 他一直望着那条在下面闪闪发光的河。

那河近在眼底。

河谷和两侧的千沟万壑像个一览无余的庞大沙盘，汽车在呜呜吼着爬坡，紧靠着倾斜的车厢板，就像面临着深渊。

他翻着地图，望着河谷和高原，觉得自己同时在看两份比例悬殊的地图。

这峡谷好深哪，他想，真不能想像这样的峡谷是被雨水切割出来的。

峡谷两侧都是一样均匀地起伏的黄土帽。

不，地理书上的概念提醒着他，不叫“黄土帽”，叫“梁”和“峁”。

要用概念描述。

他又注意地巡视着那些梁和峁，还有沟和壑。

这深沟险壑真是雨水冲刷出来的？

他望着黄土公路上的小水沟想。

早晨下了一场透雨，直到现在水还顺着那些小沟，哗哗地朝着下头深不可测的无定河谷流着。

汽车猛地颠了一下，他紧紧握住车厢板，继续打量着底下深谷里蜿蜒的无定河。

那浑黄的河水在高原阳光的暴晒下，反射着强烈的光。

天空又蓝又远，清澄如洗。

黄土帽——梁和峁像大海一样托着那蓝天。

淡黄的、微微泛白的梁峁的浪涛和天空融成了一片。

他觉得神清气爽，觉得这大自然既单纯又和谐。

“蓝格莹莹的天”，他哼了声民歌，心里觉得很舒服。

解放牌大卡车载着他好像在沟壑梁峁的波峰浪谷里疾飞前游。

他对着高原，竭力想把视野里的景观记住。

他皱着眉头，回忆着《中国自然地理》中那些专门概念的内容。

“曲流宽谷”，突然一个概念跳了出来，他不禁微微笑了。

书上把他正在卡车上穿过的这条无定河大河沟叫做“曲流宽谷”。

有意思，难道“曲流宽谷”和“拐弯大沟”有什么严格的区别么？

不过，在试卷上要是写上“拐弯大沟”或是“老黄土帽中的拐弯河大深沟”，考研究生的事就保险告吹。

似乎那本书上还有些更严格的条条框框，但他想不起来了。

不过他总算记住了一个曲流宽谷，而且是对着地图和大地记住了它。

曲流宽谷，他又嘟囔了一声，然后转过身来，随即用手牢牢地握住车厢板。

满满一车老农民。

他瞧着车里不禁又微笑了，今天他的心情特别好，就像跳高运动员在春季运动会的早晨看见了一个晴朗无风的好天气。

一车老农民在解放牌车厢里颠着晃着哪。

打吨的打吨，说话的说话。

说话的用粗嘎的陕西腔吼着，满不在乎马达的轰鸣和呼呼的风吼。

<<北方的河>>

他估计这些农民全都是从自由市场得胜回乡的。

早晨在绥德车站买票时，他亲眼看见那个扎蓝边白毛巾的老头口气蛮大地呐喊：“加车，加个大轿子么！”

咋——加个‘解放’！”

可这会儿那老头正稳稳地靠着驾驶室后窗坐着，一面扯着嗓子说着什么，一面警觉又故意不露声色地环顾着车上的动静。

那个红脸青年可嫩多啦，两手紧紧捏住一个小黄挎包，一声不吭地背着众人独坐。

后挡板外面翻滚的黄尘一阵阵吞没了他。

“枣子！”

河畔枣子！”

他记得这青年昨天在绥德城关这样瓮声瓮气地叫卖。

全是农民，朴实的、小康的、可爱的、自有主意的农民。

他们从绥德老城卖了货，挣了钱，现在回来了。

那两个白胡子和花白胡子老汉不会是卖货的，应当是串门走亲戚的。

他们全回来了。

从陕北名城绥德回到他们的无定河两岸上下的窑洞里和庄户院。

婆姨和娃娃正轧好了，扫净了炕席等着他们。

层层波涛般的沟壑梁峁和蓝莹莹的天、浊黄的水都在等着他们。

他心里觉得踏实。

从学校里一出来他就觉得踏实，不管黄土从后挡板上面卷过来时，他怎样呸呸地吐着嘴里的沙子，他还是觉得踏实。

这条浑浊的河，这片无边无际的黄土山帽和这蓝得质朴的天，都使他踏实。

他看见车厢左前角站着一个女的。

他打量了几秒钟以后就断定，这是个北京人。

她背对着他默默站着，他感到这女的有意避着他。

两个插队出身的北京学生一眼就能彼此认出来，他猜她准是早就发现了自己。

卡车歪歪地闯过一道楞坎，满车农民被颠得东倒西歪，但是那女的还是僵直地站着，坚持着一动不动。

这是个和我差不多的，老插队出身的北京姑娘，她在避着我哪。

他觉得挺有意思，他不由得又望了望她的背影，他觉得这背影很够味儿。

他愉快地吹了声口哨，把手翻转过来握紧车厢板，重新面对着荒莽的黄土高原。

当卡车颠得蹦起来的时候，他开心地回头瞟着车里。

在那些农民当中他最佩服那个红脸青年。

那个棒小伙严肃庄重地坐在车尾，根本不理睬倒卷来的黄土。

好后生，他用陕北式的口气自语着，满怀兴趣地端详着那小伙儿安静老实的模样。

真是安分的朴实后生，浑身肌肉鼓鼓的。

他不由得展开手掌，然后又轻易地把车厢板握牢。

他觉得他的手很有劲，老破卡车蹦一米高也不会使这双手松开，他心里很愉快。

等停车吃饭的时候，他盘算着，我要用陕北话和那后生攀谈一番。

“清涧的石板瓦堡的炭，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”，所以这后生的婆姨应当是米脂人，她这会儿也许正给这小伙儿纳鞋底呢。

这一路的高原河水、风土人物都和黄色的梁峁一样让他感受清新。

对，他心里说，挑选这个专业是对的，地理科学。

单是这样的大自然和人群里，就使他觉得心旷神怡。

汉语专业无论怎么好，也不能和这个比，这才是个值得干的事业。

我就选中这些河流作为研究方向，他暗暗地下着决心。

上星期毕业典礼时，教语音学的秦老师最后地对他苦口婆心了一番。

<<北方的河>>

而他说，不，秦老师，我还是说实话吧，这一行不对我的心思。

论文得个五分，并不能说明我就是搞汉语语音学的材料。

我想挑个更对我口味的专业干它一辈子。

我很感谢您，真的，老师。

我觉得这四年汉语学得很值。

将来谁能离得开语言呢？

幸亏颜林他爹是搞自然地理的。

没想到当年我和颜林拥着一床皮被在阿勒泰南坡露宿，居然成了今天为一生从事的专业做出选择的机缘。

他回想着以前回北京去颜林家串门玩时的情景，那时老头经常坐在一个破沙发上对他畅谈地理知识。

那干瘦老头居然能从青藏高原扯到海南岛，从太行山扯到黄果树瀑布。

他挖空心思打败老头，于是亮宝似的把自己串联去过的地方一个个说出来。

而老头随着他不安分的思路，如数家珍地大讲那些地方的地质成因、地貌特点，以及有什么河，河拐什么弯，夏天有多大洪水，冬天结多厚的冰。

这还不算，连山上有什么岩洞，树上长什么叶子，老百姓种什么庄稼，老头全一清二楚。

每次他离开颜林家时都暗暗称奇。

哦，没想到，他想，原来那时听的故事已经在我心里扎根发芽啦。

他极端尊重秦老师的语音学，特别是方言调查理论。

他在写毕业论文的那段时间里，不仅真真切切地触到了科学的冰凉而坚实的质地，而且有些天他几乎被这种不苟一音的、规律强大的领域迷住了。

可是，当他熬到半夜，最后把三千字的一删得只剩下二百来字的干货，终于扔掉笔，卷了一根烟点燃，靠在下铺同学的被子上以后，他又觉得不对劲。

他惊奇地感到自己胸膛里的那颗心正慢慢苏醒过来，一层层重新滋润，一下下不安地敲打着他的胸肌。

那颗心就好像小时候的二宝，热情地爬上他家窗台，邀他上哪儿去疯玩胡逛。

这可不行！

他害怕了，语音学要用三倍的安静、十倍的细致，循着铁轨一般的规律默默地干。

这行当不太照顾他这颗小兔子般的心脏。

那天晚上他失眠了，辗转地考虑了大半夜。

后来他曾经拐弯抹角地找过起码一打教授和副教授，打探各种专业的底细。

后来有一次颜林的老爹出差来新疆，到他们学校看他，他问道：“一个有四年制汉语专业本科生基础，一门半外语，六年插队新疆历史，具有一定热情和干劲，身体条件良好的三十多岁老青年——究竟选择什么职业最好？”

“瘦老头斩钉截铁地回答：“地理。

毫无疑问，只有地理。

”他不禁苦笑了，眼睛还出神地盯着那个红脸后生。

没想到这些话当了真：还有三个月，也许是两个月，他就要走上人文地理学研究生考试的考场。

如果能参加人文地理学的考试，他就不用害怕自己的文科出身和高等数学的威胁。

而据颜林他爹说，北京有位姓柳的老教授，几十年一直研究人文地理，目前正要大开山门，物色门徒。

一切信号都是绿色，一切迹象都像这陕北高原的气息一样，显示着生机和美好。

他在毕业前那阵乱哄哄的日子里啃完了一大堆地理系的讲义、小册子和一本《地表水》，并且刚刚把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（Richtshofen）的名著《中国》日文版第一卷借到了手。

现在，天空晴朗湛蓝，风儿正吹满篷帆，他朝着亲自选定的那个目标启碇开航了。

<<北方的河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